

山中水原的踪跡

陈传意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心
中
之
事
也
不
可
以
不
知

國
王
與
其



人
大
事
也
不
可
以
不
知

——
中水序的詩歌

——

陳傳意

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中永存的珍珠 / 陈传意著 . - 北京 : 人民文学出版社 ,
2000. 9

ISBN 7 - 02 - 003326 - 1

I. 心 … II. 陈 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2112 号

责任印制: 张文芳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军 事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字 数 130 千 字 开 本 850 × 1168 毫 米 1/32 印 张 7. 125 插 页 3

2000 年 9 月 北京 第 1 版 2000 年 9 月 北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1 - 10000

定 价 16. 80 元

序

雷 达

我一直认为，把当今散文创作的繁盛局面称为“散文热”未必妥当。“热”，给人一种人为造势的浮躁之感。等待着“热”的命运似乎只能是它的对立面——“冷”。事实上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。近十年间，散文创作的洪波涌起，思路大开，新人迭出，并逐渐成为读书界最受欢迎的文体之一，决不是哪些人的主观提倡或大力炒作的结果。它是时代、社会、文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种必然的精神需求的反映。为什么相对寂寞的散文忽然走向

了前台？急剧转型的五色斑斓的时代生活潮流，市场化和商品化对精神空间的挤压，个性解放以及审美意识的蓬勃多样，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大起大落……这一切都在刺激着散文这一最渴望自由的文体的发展。物质越是压迫精神，精神就越是要求反弹，越是要寻求自己的家园，要寻根溯源，寻觅传统的支撑及其现代转化。比起其它体裁来，也许散文最适宜情感的抚慰、宣泄、重建和传扬了。于是，在我们这个散文传统最为深厚的国度，在近十年间确乎出现了散文的内在变动和创作上的新变、新潮。

在当今散文的诸多特点中，有一个特点十分突出，那就是热爱并投入散文创作的作者队伍空前地壮大。说人人都是散文家显然夸张了，但是，必须看到，从都市、乡村、企业、学校、军营中走出很多新的散文家，大大超出了我们固有的经验。他们也许还有这样那样的不成熟之处，但他们的最大优势是提供了大量刚健清新的体验和感觉，他们不断给散文注入鲜活的元素，成为推动散文走向时代，走向广大民众的主要力量。

我以为，这本书的作者陈传意，便是一位来自军营的、挟带着新的生命体验的颇有生气的散文作者。陈传意的散文我虽没全读，只读过《根》、《心中永存的珍珠》、《边关的兵》、《山西女人》、《回答爱情》、《乡恋》等篇，但它们给我的感受已很强烈。我尤为喜欢写母亲的《心中永存的珍珠》，它使我深受感动，甚至因联想到自己的母亲而热泪盈眶。犹太谚语中曾有这样的话：

“上帝无法分散在每个人身边，于是创造了母亲。”此言把母亲喻为活在身边可触摸的上帝，能给人带来无私的厚爱，真是太深刻了。哪个人不是深爱着自己的母亲呢？感激母爱，铭记母爱，赞颂母爱，从来都是人类发自本性的最值得珍视的感情。母爱之伟大，一方面固然出于血缘和生命的原因，俗话说，儿是娘身上的肉，是娘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儿女养大的。但更重要的还有人生的意义，那就是母亲往往是儿女生活的导师，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素朴的传播者，每个人都是从母亲的膝头开始学习做人和立世的道理的，那潜移默化的力量直将影响每个人的一生。三年困难时期，陈传意的母亲在田间生下了他。后来，小小年纪的他采了一箩茶，母亲问，是你自己采的吗？他叉了鱼，母亲又问，是你一人叉的吗？有人请他吃饭，母亲又问，是人家叫你去的吗？看，这里每句朴素的问话，无不包含着深厚的民间哲理，那是在教自己的儿子要学会自立，自强，自尊啊。写到母亲之死，就更有一股撼人肺腑的冲击力量。《根》也很不错，此文似偏重言理，但因起兴是从大别山腹地的故乡写起，从自家后院的大柳树写起，因而有“根”，其所言之哲理便不显得飘浮。

我主要是从陈传意的文章来了解其人其文的。我注意到，他是一个贫寒的农家子弟，从贫瘠的故乡走出，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，由基层、边疆一级级地上来，不但成为一位身负重任的军官，而且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。写作之途，关键还在自己。多年来，他勤奋写

作,不但写文学作品,更把主要精力用于撰写研究军旅文化的著作,听说其编著的《当代中国军旅文化》一书出版后大受欢迎,带有一定的开拓性。根深才能叶茂,依我看,陈传意就是一个有根的军旅青年作家,所以他才能那样有声有色地抒发乡恋、国恋、人恋的豪情,表达从军营到家乡到社会的种种人生感悟。传意同志很年轻,已有这样的创作成绩,殊为难得,然而,学海无涯,文路漫远,我祝他人生与创作并进,在今后的岁月里奉献出更多情感的珍珠。是为序。

2000年7月于北京

目 录

根	1	目 录
心中永存的珍珠	5	
乡恋	14	
边关的兵	20	
翠竹春秋	56	
香山之春	61	
山西女人	70	
一包黄土	78	
回答爱情	88	
童年的美丽	95	
军旅轶事	109	
无言的战友	118	
戎装少女十七八	125	
哭	137	
宋江其人	145	
胸襟与大度	161	
溢彩琴韵	163	
歌品与人品	173	

天地与爱与人	181
青春如歌	184
中华世纪坛遐思	202
后记	218

后墙边有株合抱的柳树，参军前因家境拮据，父亲伐了它卖钱度日。大哥又要将根挖出用于烧饭，母亲制止说，“留住，几年后还会长出一棵大树！”我心中实在犯嘀咕。三年探亲回去，一进家门便吃了一惊，果然从根里长出十多米高的柳树来，主干有碗口那么粗，枝杈纵横交错，树梢仍在拨云荡雾，一股劲儿往上蹿。母亲说，“柳树长得快，可从没见过这么快的，大伙都夸这树，说旺就旺在根上。”

根，是生命的序曲，是生的源头，又是生的基石。

故乡地处大别山腹地，群山绵延，千嶂染翠，峰峰岭岭树连着树。每次失火都将树木烧成一片焦黑，漫山凄凉，鸟儿不知飞向何方，仿佛到了生命的尽头。然而，有根在，第二年又是山清水秀，风光旖旎。

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千百年来经受过洪涝、地震和无数次风雨雷电的袭击，周围的许多树都倒下枯萎了，惟独古槐“坐禅入定”，岿然不动。它之所以能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中屹立，就是因为它的根基牢固。粗糙强壮的根，还有衍生的新槐那苍翠欲滴的叶，是乳，是泉，象征着一个民族的底气，让子孙后代受用不竭。传说说明洪武年间那些携儿带女的移民就是从古槐下背井离乡的，如今，海内外炎黄子孙都自发地来这里寻根祭祖。

去延安之前，我曾在心底问：那早已被热辣辣风风火火甜甜蜜蜜的歌唱醉了的山丹丹在哪里？涌向心头的一直是个缠绵的情结。逶逶迤迤的黄土高坡，山丹丹在画面上涂着红、抹着黄，它曾在烽火岁月道出了一种精神的依托与期冀。然而，更令人感动的是山丹丹的根。其根扎在低洼、悬崖、沟壑，有的凸出地面或峭然绝立或危崖独撑，倔犟盘旋，犬牙交错，哪儿有缝隙就往哪儿钻，不受坚土、沙石、泥泞的阻挡，孜孜不倦，勇往直前。被胡宗南之众乱踩乱踏之后，山丹丹并未灭祖灭根，它在历史的缝隙中生存下来，不失时机地展示了一个民族深藏的不凡，在凄冷的背地燃烧着一轮太阳。诚然，根，无论生存在北方的黑土地，南方的红

土地,西北的黄土地,长江和珠江两岸的水乡泽国……不论曲曲折折沟沟坎坎泥泥水水,它都艰辛地向前延伸,匍匐地爬行,苦心地汲取,默默献出水分、营养和力量。艰苦创业是它的本色,从不索取是它的品质。它在为人类家园的净化吐芳,也在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升华。

根从不自诩,从不炫耀,不为人知,甘当幕后英雄,愿做生命的铺路石……群芳谱中,绿荷天然无饰,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,独具芳馨。然而,根却在淤泥浊水中,为了花的圣洁而同盛夏酷暑顽强地抗争,为了把美丽送往人间而忍辱负重,最后还以藕谱写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的乐章。

在莽莽苍苍的群山密林,一望无垠的草地……千万种植物的根相互依偎,有的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混杂、联结、融合,也有的合合分分,分分合合,唇齿相依,一山一地之根犹如铜墙铁壁,凝结一起。如翻挖竹根便是难事。竹根根串根,根摞根,根挤根,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,抵御外界的毁灭能力叫人感动。

根是生命的起点,也是生命的归宿。它体现了最难泯灭的人类本性。根是生命难以遏制的本原,是灵魂的内在要求。踟蹰奔波在人生路上,固然风景多彩斑斓,纵是眼前灯火辉煌,风光无限,然远离本原的彷徨与恐怖使你脱不掉“落叶归根”的生存感情。不论自小投笔从戎到长大万里封侯,不论少年远离家园到后来花团锦簇……晚年也都生依风首丘之思,终不免有

“史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”的无奈，上书皇帝，乞归故土。张瀚因见秋风乃思家乡鲈脍莼羹，百感聚叹，遂命驾而归。李白的《静夜思》、崔颢的《登黄鹤楼》亦是对生命之根的警省和激发。英雄豪杰对根的情结融铸成历史，文人墨客对根的情结吟诵成诗篇。“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”，千秋万代，万代千秋，此劫难逃。一曲《绿叶对根的情意》唱出了当代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深深眷恋，《我的中国心》早就把他们烙上了民族之印。

虽然也有人在异域他乡为了金钱与财富在冒险、掠夺、兼并，毁灭别人家园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的家。可在纵欲过度之余，蓦然发现自己与本原已叛离。无奈生命与其本原总有割不断的联系，只要不至因追逐而麻木。根是你童年的回忆，青春的梦想，父母的温情，邻里的善待。倘若生命的元气充沛淋漓，根之灵会指引你走上还乡之路。无本之木永远像海市蜃楼，热闹而愚昧，美丽而飘渺，迷人而空洞。是精神上的荒原，也是对生命的亵渎。

我们的身躯从黄土地走来，生命的根却永藏地下，永融心魂。那根，在远行儿辈心中总是沉甸甸的存在；那根，在游子心里总有挚诚的神圣。离开了根，生命就失去了源，一切都会漂浮不定。

根，造成了一片原野，一脉山系，铸就了大地的丰收，让根在你心间作巢。

1998年春天于北京

童年留给人生的记忆除了美丽还是美丽,除了永恒还是永恒。崎崎岖岖的山道生长过金色的梦幻,弯弯窄窄的田埂撒满孩提的稚嫩,砍柴挖药掏鸟窝剜野菜播下少时的纯真,池塘里水库里小溪里流传许多趣话,牛背上树杈上飘着首首童谣,然而琢刻心灵的则是道不尽写不朽的父母之爱。她是哺育我生命的泉,循循诱导着我的希望和未来。

三年灾荒年代,母亲在田间生下了我。尽管家境拮据,父亲仍请全村人喝了顿喜酒。乡亲还特地上山采集了十几种

心中永存的珍珠

树皮煎水为我洗了身，据说能借山水之灵气消灾。童年那一串串故事织成了人之初的画卷。有一次，我上山采了一大筐茶，回家时母亲问：“是自己采的吗？”又一次，晚上拿着火把带着钢叉，到水田叉了大半篓泥鳅，回来母亲也问：“是你一人叉的吗？把秧苗弄坏了没有？”又一次，去村东头婶子家吃了一顿饭，母亲反复问：“是婶婶叫你去的吗？”又一次，几个小伙伴捉迷藏，因为小弟弟“告密”，大哥哥输了，他把这个小“叛徒”狠狠打了一巴掌，小弟弟又哭又闹，母亲见到马上问我：“是不是你打的？”……一次又一次，一回又一回地追问，是母爱的体现，是人生哲学的启蒙。

从呀呀学语时起，母亲就苦心孤诣，不辞劬劳，教儿勤俭，劝我功课，惟恐不逮。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，虽然是从书本上读到的，但真正烙在我心头的是母亲。每当生产队收完小麦、稻子，母亲就要催我去拾丢在田地里的一株株麦穗、稻穗，花生、红薯挖完也要催我去刨捡，我说：“有的小朋友也没去，为什么叫我去？不去，不去……”母亲说：“把自个管住。”小时候我的衣服来源多是亲戚家孩子穿破而送给母亲纳鞋底用的，母亲则能巧妙地拼合，染上颜色变旧为“新”。我七岁上学，书包是母亲用一条旧毛巾对折缝合而成。没有练习本，母亲让我在撒满柴灰的石板上写字。晚上没有点灯油，母亲就讲“凿壁借光”的故事，每当月光皎洁，就让我坐到窗口读书写字。上初一时，眼看家里难以维持生计，便要退学挑起家中的担子。可母亲说：

“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。”母亲一天书没读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但我人生路上坚实深刻的部分多数来自母亲。她是我最早的导师。

我六岁时见到邻居鸡窝有一个鸡蛋，便拿回家说是捡的。母亲严厉地问：“从哪儿捡的？”我支支吾吾不敢回答。她用竹条威胁得知真相，便领我送还并赔不是。我小学时算术成绩不好常被老师罚站，上课爱逃学。一次，中午没有回家吃饭，父母和邻居心急如焚，最后在麦田里找到，我睡得正香，虫蚁从四周袭击，爬遍全身。母亲拖我回家命我跪下，罚我一天不准吃饭。可过了一会儿就把热呼呼的面条端来。那时，一听说哪村有电影、有皮影戏，放学不回家也要翻山越岭探石涉河去看。深更半夜回来，母亲像丢了魂似的训我：“这么大玩性……山旮旯碰上狼怎么办……”当时曾抱怨母亲太严，然而抱怨之后更加敬重，因为她是诚笃育儿，不是溺爱。

父母的爱是天地间伟大的爱，舐犊情深，没有终期。母亲一日三餐喝稀饭，孩子病了却要做碗荷包蛋；母亲的衣服补丁摞补丁，过年一定要为孩子做身新衣，否则，便诚惶诚恐。维护人类生命最初的、最奥妙的力量莫过于母爱，她是生命永不衰枯的源头。一个人从豆蔻年华到不惑之年，风里雨里雾里雪里，发生的一切故事，都与那苦藏内心的母爱息息相关，她丰满你的生命，厚重你的人生。